

聊齋誌異

記印書



490
G524

聊齋志異

淄川 蒲留仙著述

崑山 陶樂勤標點

狐 諧

「同是萍飄絮泊中，笑嬉怒罵各稱雄；

談諧涉口皆成趣，可使齊髡拜下風。」

萬福，字子祥，博興人，幼業儒。家少有而運殊蹇。行年二十有奇，尙不能掇一芹。鄉中澆俗，多報富戶役；長厚者至碎破其家。萬適報充役，懼而逃。如濟南，稅居逆旅。夜有奔女，顏色頗麗，萬悅而私之。請其姓氏。女自言：「實狐，但不爲君崇耳。」萬喜而不疑，女囑勿與客共。遂日至，與共臥處。凡日用所需，無不仰給於狐。居無何，二三相識，輒來造訪，恆信宿不去。萬厭之，而不忍拒。不得已，以實告客，客顧一觀仙容。萬白於狐，狐謂客曰：「見我何爲哉？我亦猶人耳！」聞其聲，嚙嚙在目前；四顧，卽不見。客有孫得言者，善俳諧，固請見；且謂：「得聽嬌音，魂魄飛越。何

客容華，徒使人聞聲相思？」狐笑曰：「賢孫子，欲爲高曾母作行樂圖耶？」諸客俱笑。狐曰：「我爲狐，請與客言狐典。頗願聞之否？」衆唯唯。狐曰：「昔某村旅舍，故多狐，輒出崇行客。客知之，相戒不宿其舍。半年，門戶蕭索，主人大憂，甚諱言狐。忽有一遠方客，自言異國人，望門休止，主人大悅。甫邀入門，卽有途人陰告曰：『是家有狐。』客懼，白主人欲他徙。主人力白其妄，客乃止。入室方臥，見羣鼠出於牀下，客大駭，驟奔，急呼有狐。主人驚問，客怨曰：『狐巢於此，何誑我言無？』主人又問所見何狀？客曰：『我今所見，細細么麼；不是狐兒，必當是狐孫子。』言罷，座客爲之粲然。孫曰：『既不賜見，我輩留宿，宜勿去，阻其陽臺。』狐笑曰：『寄宿無妨；倘有小迂犯，幸勿滯懷。』客恐其惡作劇，乃共散去。然數日必一來，索狐笑罵。狐諧甚，每一語，卽顛倒賓客，滑稽者不能屈也。羣戲呼爲狐娘子。一日，置酒高會，萬居主人位，孫與二客分左右座，下設一榻屈狐。狐辭不善酒。咸請坐談，許之。酒數行，衆擲骰爲瓜蔓之令。客值瓜色，會當飲，戲以觥移上座曰：『狐娘子，大清醒，暫借一觴。』狐笑曰：『我故不飲，願陳一典，以佐諸公飲。』孫掩耳不樂聞。客皆曰：『罵人者當罰。』狐笑曰：『我罵狐何如？』衆曰：『可。』於是傾耳共聽。狐曰：『

昔一大臣，出使紅毛國，著狐腋冠，見國王。王見而異之，問：「何皮毛，溫厚乃爾？」大臣以狐對。王言：「此物，生平未嘗得聞；狐字字畫何等？」使臣書空而奏曰：「右邊是一大瓜，左邊是一小犬。」主客又復闕堂。二客、陳氏兄弟；一名所見，一名所聞，見孫大窘，乃曰：「雄狐何在，而縱雌流毒若此？」狐曰：「適一典，談猶未終，遂爲羣吠所亂，請終之。國王見使臣乘一騾，甚異之。使臣告曰：「此馬之所生。」又大異之。使臣曰：「中國馬生騾，騾生駒。」王細問其狀。使臣曰：「馬生騾，是臣所見；騾生駒乃臣所聞。」舉座又大笑。衆知不敵，乃相約，後有開謔端者，罰作東道主。傾之，酒酣，孫戲謂萬曰：「一聯請君屬之。」萬曰：「何如？」孫曰：「妓女出門訪情人，來時萬福，去時萬福。」合座屬思不能對。狐笑曰：「我有之矣。」衆共聽之。曰：「龍王下詔求直諫，鼈也得言，龜也得言。」四座無不絕倒。孫大恚曰：「適與爾盟，何復犯戒？」狐笑曰：「罪誠在我；但非此，不成確對耳。明旦當設席，以贖吾過。」相笑而罷。狐之詼諧，不可殫述。居數月，與萬偕歸；及博興界，告萬曰：「我此處有葭葦親，往來久梗，不可不一訊。日且暮，與君同寄宿；待旦而行，可也。」萬詢其處，指言不遠。萬疑前此故無村落，姑從之。二里許，果見一莊，生平所未歷。狐

往叩關，一蒼頭出應門。入則重門疊閣，宛然世家。俄，見主人，有翁與媪，揖萬而坐。列筵豐盛，待萬以烟燵，遂宿焉。狐早詣曰：「我遽偕君歸，恐駭聞聽。君宜先往，我將繼至。」萬從其言，先至，預白於家人。未幾狐至，與萬言笑，人盡聞之，而不見其人。逾年，萬復專於濟，狐又與俱。忽有數人來，狐從與語，備極寒暄，乃語萬曰：「我本陝中人，與君有夙因，遂從爾許時。今我兄弟至，將從以歸，不能周事。」留之不可，竟去。

續黃梁

「初捷南宮意氣揚，况聞譽語更翱翔；

僧寮不是邯鄲道，也作黃梁夢一場。」

福建曾孝廉，高捷南宮時，與二三新貴，遨遊郊郭。偶聞毗盧禪院，寓一星者，因並騎往詣問卜，入室而坐。星者見其意氣，佞諛之。曾搖筮微笑，便問：「有蟒玉分否？」星者正容，許二十年太平宰相。曾大悅，氣益高。值小雨，乃與遊侶，避雨僧舍。舍中一老僧，深目高鼻，坐蒲團上，偃蹇不爲禮。衆一舉手，登榻自話，羣以宰相相賀。

會心氣殊高，指同遊曰：「某爲宰相時，推張年丈作南撫，家中表爲參游。我家老蒼頭，亦得小千把，於願足矣。」一座大笑。俄，聞門外雨益傾注，曾倦伏榻間。忽見有二中使，齎天子手詔，召曾太師決國計。曾得意疾趨入朝。天子前席，溫語良久；命三品而下，聽其黜陟，賜蟒玉名馬。曾被服稽首以出。入家，則非舊所居第；繪棟雕棖，窮極壯麗。自亦不解何以遽至如此。然撚髯微呼，則應諾雷動。俄而公卿贈海物。僮僕足恭者，疊出其門。六卿來，倒屣而迎。侍郎輩，揖與語。下此者，頷之而已。晉撫餽女樂十人，皆是好女子。其尤者，爲嫋嫋，爲仙仙。二人尤蒙寵顧，科頭休沐，日事聲歌。一日，念微時，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我。今置身青雲，渠尙蹉跎仕路，何不一引手？早旦一疏，薦爲諫議；卽奉俞旨，立行擢用。又念郭太僕曾睚眦我，卽傳呂給諫，及侍御陳昌等，授以意旨。越日彈章交至，奉旨削職以去。恩怨了了，頗快心意。偶出郊衢，醉人適觸鹵簿，卽遣人縛付京尹，立斃杖下。接第連阡者，皆畏勢獻沃產；自此富可埒國。無何，而嫋嫋仙仙，以次殂謝。朝夕遐想，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。每思購充媵御，輒以棉簿違夙願，今日幸可適志。乃使幹僕數輩，強納貲於其家。俄傾，簾與昇至，則較昔之望見時，尤豔絕也。自顧生平，於願斯足。又逾年，朝士竊竊，似有腹非

之者；然各爲立仗馬。曾亦高情盛氣，不以置懷。有龍圖學士包上疏，其略曰：「竊以
 曾某，原一飲賭無賴，市井小人。一言之合，榮膺聖眷。父紫兒朱，恩寵爲極。不思捐
 軀糜頂，以報萬一；反恣胸臆，擅作威福。可死之罪，擢髮難數。朝廷名器，居爲奇貨
 。量缺肥瘠，爲價重輕。因而公卿將士，盡奔走於門下。估計夤緣，儼如負販。仰息望
 塵，不可算數。或有傑士賢臣，不肯阿附；輕則置之閑散，重則褫以編氓。甚且一臂不
 袒，輒迂鹿馬之奸，遠竄豺狼之地。朝士爲之寒心，朝廷因而孤立。且平民膏腴，任肆
 貪食；良家女子，強委禽妝。沴氣冤氛，暗無天日。奴僕一到，則守令承顏；書函一投
 ，則司院枉法。或有廝養之兒，瓜葛之親，出則乘傳，風行雷動；地方之供給稍遲，馬
 上之鞭撻立至。荼毒人民，奴隸官府；扈從所臨，野無青草。而某方炎炎赫赫，怙寵無
 悔。召對方承於闕下，萋菲輒進於君前。委蛇才退於自公，聲歌已起於後苑。聲色狗馬
 ，晝夜荒淫；國計民生，罔存念慮。世上甯有此宰相乎？內外駭訛，人情洶洶。若不急
 加斧鑕之誅，勢必釀成操莽之禍。臣夙夜祗懼，不敢甯處，冒死列款，仰達宸聽。伏祈
 斷奸佞之頭，籍貪冒之產；上回天怒，下快輿情。如果臣言虛謬，刀鋸鼎鑊，卽加臣身
 ……。」疏上，曾聞之，氣魄悚駭，如飲冰水。幸而皇上優容，留中不發。繼而科道

道九卿，交章劾奏。即昔之拜門牆，稱假父者，亦反顏相向。奉旨籍家，充雲南軍。子任平陽太守，已差員前往提問。曾方聞旨驚惶，旋有武士數十人，帶劍操戈，直抵內寢；褫其衣冠，與妻並繫。俄，見數夫運貲於庭。金銀錢鈔，以數百萬；珠翠瑤玉數百斛；幄幕簾榻之屬，又數千事；以至兒穉女鳥，潰墜庭階。曾一一視之，酸心刺目。又俄，而一人掠美妾出；披髮嬌啼，玉容無主。悲火燒心，含憤不敢言。俄，而樓閣倉庫，並已封誌。立叱曾出，監者牽挽羅曳而去。夫妻吞聲就道，求一下駟劣車，少作代步，亦不可得。十里外，妻足弱，欲傾跌，曾時以一手相扳引。又十餘里，已亦困憊。窺見高山，直插霄漢，自憂不能登越，時挽妻相對泣。而監者瞞目來窺，不容稍停駐。又顧斜日已墜，無可投止；不得已，參差蹙蹙而行。比至山腰，妻力已盡，泣坐路隅。曾亦憩止，任監者叱罵。忽聞百聲齊譟，有羣盜各操利刃，跳梁而前。監者大駭，逸去。曾長跪，言：『孤身遠謫，囊中無長物。』哀求有免。羣盜裂眦宣言：『我輩皆被害冤民。祇乞得佞賊頭，他無索取。』曾怒叱曰：『我雖待罪，乃朝廷命官，賊子何敢爾？』賊亦怒，以巨斧揮曾項，覺頭墜地作聲。魂方駭疑，即有二鬼來，反接其手，驅之行。行踰數刻，入一都會。頃之，覩宮殿，殿上一醜形王者，憑几決罪福。曾前匍伏請命。王者

閱卷，纔數行，卽震怒曰：「此欺君誤國之罪，宜置油鼎。」萬鬼羣和，聲如雷霆，卽有巨鬼掉至墀下。見鼎高七尺已來，四圍熾炭，鼎足盡紅。曾殼棘哀啼，竄蹟無路。鬼以左手抓髮，右手握踝，拋置鼎中。覺塊然一身，隨油波而上下；皮肉焦灼，痛徹於心；沸油入口，煎烹肺腑。念欲速死，而萬計不能得死。約食時，鬼方以叉又取曾出，復至堂下。王又檢冊籍，怒曰：「倚勢凌人，合受刀山獄。」鬼又掉去。見一山，不甚廣闊，而峻削壁立，利刃縱橫，亂如密笄。先有數人胃腸刺腹其上；呼號之聲，慘絕心目。鬼促曾上，曾大哭退縮。鬼以毒錐刺腦，曾負痛乞憐。鬼怒，捉曾起，望空力擲，覺身在雲霄之上。暈然一落，刃交於胸，痛苦不可言狀。又移時，身軀重贅，刀孔漸闊；忽焉脫落，四支螻屈。鬼又逐以見王。王命會計生平，賣爵鬻名，枉法霸產，所得金錢幾何。卽有鬚鬚人。持籌握算，曰：「三百二十一萬。」王曰：「彼既積來，還令飲去。」俄，取金錢堆階上，如邱陵；漸入鐵釜，鎔以烈火。鬼使數輩，更以杓灌其口。流頤則皮膚臭裂，入喉則臟腑騰沸。生時患此物之少，是時患此物之多矣。半日方盡！王者令押去甘州爲女。行數步，見架上鐵梁，圍可數尺；綰一大輪，其大不知幾百由旬；燄生五彩，光耿雲霄。鬼撻使登輪。方合眼躍登，則輪隨足轉；似覺傾墜，遍體生涼。開眸

自顧，身已嬰兒，而又女也。視其父母，則懸鶉敗絮；土室之中，瓢杖猶存；心知爲乞人子。日隨乞兒拓鉢，腹饑餓然常不得一飽。著敗衣，風常刺骨。十四歲，鬻與顧秀才備媵妾，衣食粗足自給。而冢室悍甚，日以鞭箠從事；輒以赤鐵烙胸乳。辛而良人頗憐愛，稍自寬慰。東鄰惡少年，忽踰垣來逼與私。乃自念前身惡孽，已被鬼責；今那得復爾！於是大聲疾呼。良人與嫡婦盡起，惡少年始竄去。居無何，秀才宿諸其室，枕上喋喋，方自訴冤苦。忽震厲一聲，室門大闢。有兩賊持刀入，竟決秀才首，囊括衣物。圍伏被底，不敢復作聲。既而賊去，乃喊奔嫡室。嫡大驚，相與泣驗；遂疑妾以奸夫殺良人，因以狀白刺史。嚴鞠，竟以酷刑定罪案，依律凌遲處死。繫赴刑所，胸中冤氣扼塞，距踊聲屈；覺九幽十八獄，無此黑暗也。正悲號間，聞遊者呼曰：「兄夢魘耶？」豁然而悟，見老僧猶跏趺座上。同侶競相謂曰：「日暮腹枵，何久酣睡？」會乃慘淡而起。僧微笑曰：「宰相之占驗否？」會益驚異，拜而請教。僧曰：「修德行仁，火坑中有青蓮也！山僧何知焉？」會盛氣而來，不覺喪氣而返。臺閣之想，由此淡焉。入山，不知所終。

異史氏曰：「福善禍淫，天之常道。聞作宰相而慳然於中者，必非喜其鞠躬盡

瘁可知矣。是時方寸，宮室妻妾，無所不有。然而夢固爲妄，想亦非真。彼以虛作，神以幻報。黃梁將熟，此夢在所必有。當以附之邯鄲之後。」

小獵犬

「紛紛野馬與醯雞，道是先生睡眠迷；

蟻蚤既除遺細犬，寓言得免莫忘蹄。」

山右衛中堂，爲諸生時，厭冗擾，徙齋僧院。苦室中壁蟲蚊蚤甚多，竟夜不成寢。食後，偃息在牀，忽一小武士，首插雉尾，身高兩寸許，騎馬大如蜡；臂上青鞵，有鷹如蠅，自外而入；盤旋室中，行且駛。公方凝注，忽又一人入，裝亦如前；腰束小弓矢，牽獵犬如巨蠅。又俄頃，步者騎者，紛紛來以數百輩。鷹亦數百臂；犬亦數百頭。有蚊蠅飛起，縱鷹騰擊，盡撲殺之。獵犬登牀緣壁，搜噬蚤蚤，凡罅隙之所伏藏，嗅之無不出者。頃刻之間，決殺殆盡。公僞睡眠之，鷹集犬竄於其身。既而一黃衣人，著平天冠，如王者，登別榻，繫馴革篋間。從騎皆下，獻飛獻走，紛集盈側，亦不知作何語。無何，王者登小輦，衛士倉皇，各命鞍馬。萬蹄攢奔，紛如撒菽；煌飛霧騰，斯須散盡。

公歷歷在目，駭詫不知所由。蹑履外觀，渺無蹟響。反身周視，都無所見；惟壁磚上遺一細犬。公急捉之，且馴。置硯匣中，反覆瞻玩，毛極細茸；項上有小環。飼以飯糲，一嗅輒棄去。躍登牀榻，尋衣縫，齧殺蟻蚤；旋復來伏臥。逾宿，公疑其已往；視之，則盤伏如故。公臥，則登牀簀；遇蟲輒噉斃，蚊蠅無敢落者。公愛之，甚於拱壁。一日晝寢，犬潛伏身畔。公醒轉側，壓於腰底。公覺有物，固疑是犬；急起眎之，已厲而死，如紙翦成者然。然自是罍蟲無噍類矣。

附錄池北偶談一則

八座某公未第時，夏日嘗晝臥。忽見一小人，騎而入。人馬皆可寸餘。腰弓矢，臂鷹；鷹大如蠅。繼至一人亦如之，牽獵犬，犬如巨蝮。二人繞屋盤旋。久之，甲士數千，沓至。星旄雲罕，繽紛絡繹，分左右孟合圍。尤獵室中，蚊蠅無噍類；其伏匿者，輒緣壁隙掘出之。一朱衣人下輦，坐別榻；衆次第獻俘獲已，遂上輦，肅隊而出；甲士皆從，如煙霧而散。起視之一無所覩，惟一小獵犬，徬徨壁間。取置篋中，馴甚。飼之不食，臥則伏枕畔，見蠅蚋輒齧去之。

辛十四娘

「了却夫妻未了情，功成主婢好同行；

赦書驀地從天降，曾對天顏道姓名。」

廣平馮生，正德間人，少輕脫，縱酒。味爽偶行，遇一少女，著紅帳，容色娟好，從小奚奴，躡露奔波，履襪沾濡，心竊好之。薄暮，醉歸。道側，故有蘭若，久蕪廢。有女子自內出，則向麗人也；忽見生來，即轉身入。陰念麗者，何得在禪院中？熟驢於門，往覘其異。入則斷垣零落，階上細草鋪毯。徬徨間，一斑白叟出，衣帽整潔，問客何來？生曰：「偶來古刹，欲一瞻仰，翁何至此？」翁曰：「老夫流寓無所，暫借此安頓細小。既承寵降，有山茶可以當酒。」乃肅賓入。見殿後一院，石路光明，無復葦莽。入其室，則籠幌牀幙，香霧噴人。坐展姓字。云：「蒙叟，姓辛。」生乘醉問曰：「聞有女公子，未遭良匹；竊不自揣，願以鏡臺自獻。」辛笑曰：「容謀之荆人。」生即索筆爲詩曰：「千金覓玉杵，殷勤手自將；雲英如有意，親爲擣元霜。」主人笑付左右。少間，有婢與辛耳語。辛起，慰客耐坐。牽幕入，隱約三數語，即趨出。生意必有佳報，而辛乃坐與嗚噓，不復有他言。生不能忍，問曰：「未審意旨，幸釋疑抱。」辛曰：「君卓犖士，傾風已久。但有私衷，所不敢言耳！」生固請之。辛曰：「弱息十九人

，嫁者十有二。醮命任之荆人，老夫不與焉。」生曰：「小生祇要得今朝領小奚奴帶露行者。」辛不應，相對默然。聞房內嚶嚶膩語，生乘醉褰簾曰：「伉儷既不可得，當一見顏色，以消吾憾。」內聞鉤動，羣立愕顧。果有紅衣人，振袖傾鬟，亭亭拈帶；望見生入，遍室張皇。辛怒，命數人摔生出。酒愈湧上，倒蕪蕪中。瓦石亂落如雨；幸不著體。臥移時，聽驢子猶齧草路側，乃起跨驢，踉蹌而行。夜色迷悶，誤入澗谷。狼奔鴟叫，豎毛寒心。踟躕四顧，並不知其何所。遙望蒼林中，燈火明滅，疑心村落，竟馳投之；仰見高閣，以策搗門。內有問者曰：「何處郎君，半夜來此？」生以失路告。問者曰：「待達主人。」生累足鵠竦。忽聞振管關扉，一健僕出，代客捉驢。生入，見室甚華好，堂上張燈火。少坐，有婦人出，問客姓氏。生以告。踰刻。青衣數人，扶一老嫗出，曰：「郡君至。」生起立，肅身欲拜。嫗止之坐，謂生曰：「爾非馮雲子之孫耶。」曰：「然。」嫗曰：「子當是我彌甥。老身鐘漏並歇，殘年向盡，骨肉之間，殊所乖闊。」生曰：「兒少失怙，與我祖父處者，十不識一焉。素未拜省，乞便指示。」嫗曰：「子自知之。」生不敢復問，坐對懸想。嫗曰：「甥深夜何得來此。」生以膽力自矜，遂一一歷陳所遇。嫗笑曰：「此大好事。況甥名士，殊不玷於姻婭。野狐精何得自高

？甥勿慮，我能爲婉致之。」生稱謝唯唯。媼顧左右曰：「我不知辛家女，遂如此端好。」青衣人曰：「渠有十九女，都翩翩有風格。不知官人所聘行幾？」生曰：「年約十五餘矣。」青衣人曰：「此是十四娘。三日間，曾從阿母壽郡君。何忘却？」媼笑曰：「是非刻蓮瓣爲高履，實以香屑，蒙紗而步者乎？」青衣曰：「是也。」媼曰：「此婢大會作意，弄媚巧；然果窈窕。阿甥賞鑒不謬。」卽謂青衣曰：「可遣小狸奴喚之來。」青衣應諾。去移時，入白：「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。」旋見紅衣娘子，望媼俯拜。媼曳之曰：「後爲我家甥婦，勿得修婢子禮。」女子起，媪媮而立，紅袖低垂。媼理其鬢髮，捻其耳環，曰：「十四娘近在閨中作麼生？」女低應曰：「閒來只挑繡。」回首見生，羞縮不安。媼曰：「此吾甥也！盛意與兒作姻好。何便教迷途，終夜竄豁谷？」女俛首無語。媼曰：「我喚汝，非他；欲爲我甥作伐耳。」女默默而已。媼命掃榻展榻褥，卽爲合卺。女覲然曰：「還以告之父母。」媼曰：「我爲汝作冰，有何舛謬？」女曰：「郡君之命，父卽當不敢違。然如此草草，婢子卽死，不敢奉命。」媼笑曰：「小女子志不可奪，真吾甥婦也。」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，付生收之。命歸家涓吉，以良辰爲定。乃使青衣送女去。聽遠籟已唱，遣人持驢送生出。數步外，歛一回頭顧，則村舍已失

，但見松楸濃黑，蓬顆蔽冢而已。定想移時，乃悟其處，爲薛尙書墓。薛故生祖母弟，故相呼以甥。心知遇鬼，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。咨嗟而歸，漫涓吉以待之，而心恐鬼約難恃。再往蘭若，則殿宇荒涼。問之居人，則寺中往往見狐狸云。陰念若得麗人，狐亦自佳。至日，除舍掃途，更僕眺望。夜半猶寂，生已無望。頃之，門外譁然。踣屣出窺，則繡幃已駐于庭，雙鬟扶於女坐青廬中。妝奩亦無長物，惟兩長鬣奴，扛一撲滿，大如甕；息肩，置堂隅。生喜得麗偶，並不疑其異類。問女曰：「一死鬼，卿家何帖服之甚？」女曰：「薛尙書，今作五都巡環使，數百里鬼狐，皆備扈從。故歸墓時常少。」生不忘塞修。翼日，往祭其墓。歸見二青衣，持貝錦爲賀，竟委几上而去。生以告女。女視之曰：「此郡君物也。」邑有楚銀臺之公子，少與生共筆硯，頗相狎。聞生得狐婦，餽遺爲餽，卽登堂稱觴。越數日，又折簡來招飲。女聞，謂生曰：「曩公子來，我穴壁窺之。其人猿睛而鷹準，不可與久居也，宜勿往。」生諾之。翼日，公子造門，問負約之罪，且獻新作。生評涉嘲笑，公子大慚，不愠而散。生歸，笑述於房。女慘然曰：「公子豺狼，不可狎也。子不聽吾言，將及於難。」生笑謝之。後與公子輒相諛嘯，前邠漸釋。會提學試，公子第一。公子沾沾自喜，走伴來邀生飲，生辭。頻招，乃往。至則知

爲公子初度，客從滿堂，列筵甚盛。公子出試卷示生，親友疊肩歎賞。酒數行，樂奏作於堂，鼓吹僮儻，賓主樂甚。公子忽謂生曰：「諺云：『場中莫論文。』此言今知其謬。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，以起處數語，略高一籌耳。」公子言已，一座盡贊。生醉，不能忍，大笑曰：「君到於今，尙以爲文章至是耶？」生言已，一座失色，公子慚忿氣結。客漸去；生亦遁，醒而悔之，因以告女。女不樂曰：「君誠鄉曲之儂子也！輕薄之態，施之君子，則喪吾德；施之小人，則殺吾身。君禍不遠矣！我不忍見君流落，請從此辭。」生懼而涕，且告之悔。女曰：「如欲我留，與君約分。從今閉戶，絕交遊，勿浪飲。」生謹受教。十四娘爲人，勤儉灑脫，日以衽織爲事。時自歸甯，未嘗踰夜。又時出金泉作生計；日有贏餘，輒投撲滿。日杜門戶，如有造訪者，輒囑蒼頭謝去。翼日，楚公子馳函來，女焚爇不以聞。翼日，出帛於城，遇公子于喪者之家。捉臂苦邀，生辭以故。公子使圉人挽轡，擁之以行。至家，立命洗腆。繼辭夙退。公子要遮無已，出家姬彈箏爲樂。生素不羈，向閉置庭中，頗覺悶損。忽逢劇飲，興頓豪，無復縈念。因而酣醉，頽臥席間。公子妻阮氏，最悍妒，婢妾不敢施脂澤。日前，婢入齋中，爲阮掩執。以杖擊首，腦裂立斃。公子以生嘲慢故，銜生；日思所報，遂謀醉以酒而誣之。乘生醉寐